**與【風水】幾度相逢** **翠屏(蔡淑媛)**

很久以前，我在故鄉**台灣高雄**就讀高一那年的清明節，跟著家族一大群人前往高雄城郊「覆鼎金」，母親的「後頭厝」孫家墓園掃墓。那裡安眠的都是高齡作古的長輩，壽終正寢是生命之必然，且在那裡永眠的長輩，大多數都在我們小輩出生前往生，所以我們並不覺有什麼哀傷，只把「探墓厝」當作一場春天的郊遊。

正在取景拍照的時候，父親忽然指著遠遠的前方山壁問我：「有看到無？」我沒反應過來，隨口問他看什麼？他說：「對面半邊山（半屏山）崩山的陷凹處正對著妳三妗婆的墓碑尖。」透過相思樹的枝葉望去，山腰崩壞的大窟窿直線拉過來正好對準三妗婆的墓牌。我問他：「那又怎麼樣？」他說：「風水受到破壞，難怪伊那房後來會連連出代誌。」父親指的是三妗婆那一房的家庭悲劇。台灣日治時代結束時，外公從倉皇離台的日本老闆手中，接下在【愛河】源頭岸邊的「高雄磚仔窯工廠」的產權。外公辛苦經營，掙得一份巨大家財。外公年老退隱，本有意傳給自己的子婿（我的父親），但從事醫藥專業的父親無此意願，外公遂把整座磚仔窯傳承給三表舅（三妗婆的獨生子）。他年少致富，開始酗酒、包養「菜店查某」，更不幸的是，後來事業被他的好友兼夥伴全盤端去，三表妗經不起如此雙重打擊，拋下三名稚齡女兒上吊身亡。這是我自小長大離家來美前，家族中發生的最令人遺憾的悲劇。

好幾年前的某一天，我在執教的學校走廊遇到一個交情不錯的女老師。她一把拉住我問：「欸！你懂不懂feng-shui?」我愣了一下才意會到她所謂的feng-shui就是「風水」。我問她怎麼忽然想到風水？她聽人說改風水就能改運氣。仔細問起，才知道這個洋老師愛上了一個台灣郎。交往七、八年，女老師癡癡地等待，當醫生的台灣郎卻是「愛妳在心口不開」。在一般老美的眼裡，教中文的老師若非知曉風水，必也瞭解幾分。我走進她的教室，怎麼幫她看風水解運，因為當時說話沒經過大腦，如今已無法想起，只記得不久以後，台灣郎口也開了，她婚也結了，一年後小寶貝也出世了。她乾脆辭去教職，安心在家當個快樂的母親與醫生娘。

 此事過後不久，有一天我走進外語組辦公室。小組長看見我就問：「聽說你懂Feng-Shuei?」又是風水！我說：「對呀！以後妳再囉唆，我就辭職去開風水店，幫人指點迷津賺大錢。」她不知道我在「黑白講」，認真地對我說，她把我們新建的外語大樓最好的教室都分給任課老師（我也佔了其中一間），只留下這個小隔間辦公。自那時起﹐她犯了頭疼、精神不振、思緒無法集中的症頭。她要我看看她辦公室的風水。

 我裝模作樣地四邊看了看然後說：「妳的辦公桌，面對兩扇門，背靠一堵牆，妳坐在桌子後面，轉個頭就碰壁，關掉燈就昏暗如古墓，這個辦公室陰氣太重。磁場循環止於死巷。妳的座位面對著兩道門，人來人往絡繹不絕，腳步聲、開門關門聲、聲聲叩耳，音波直攻腦門，妳沒魂飛魄散已算不錯，倦怠恍惚還是小事呢！」她聽完話後急著問：「那怎麼辦？沒有別的房間可以調換了。」我笑著說：「妳家風水最好。隱密幽靜，花木扶疏。妳年資夠，退休金足，又愛動筆桿寫文章，何不趁早退休在家每天睡到自然醒，啜著咖啡、看書、寫作，不是快活似神仙嗎？」 隨便說說，以為她只是隨便聽聽。哪裡想到那個學期一結束，她真的提出辭呈，歸隱家園。

三年後再相逢，她看起來神清氣爽，年輕了好幾歲。問她別來如何？她說已出版了三本children's book，附近的大學更以講師的身份請她每週去兼三堂課。「謝謝妳提醒我家的好風水」她說：「我從未像現在這麼快樂、滿足過。」我暗叫一聲「好佳哉！」那時信口胡扯，幸好歪打正著。退休後，如果諸事不順，晚景淒涼，她不把我罵成一隻「臭頭雞仔」才怪。

 我有一個自少女時代就認識的朋友。伊原是名門千金女，大學時代愛上了同校藝術才華橫溢的狂傲少年家。兩人婚後不久，兩個孩子先後前來報到。柴米油鹽稀釋了詩書琴畫，伊從九重天上一頭栽入生活的塵網中。1980年代中期，美國發生石油危機，大公司紛紛裁員，伊的先生遭到解雇。懷才不遇，他開始以酒澆愁，夫妻的感情降到冰點，伊則勤上教堂。先生是無神論者，對宗教極端排斥，夫妻為此又吵得不可開交。有個友人告訴伊，台北有個算命仙，看風水談因果超準無比。伊遂以越洋電話請教故鄉的命理師指點迷津。

 我知道後取笑她腳踏雙船，一邊信上帝，一邊拜觀音。我問伊，那位算命仙有沒有洩漏出什麼天機？伊說那個算命仙有夠厲害，連伊家屋後的一條小溪流也說得有如親眼目睹一般。算命仙還說那條小溪會庇蔭伊的婚姻和家庭，叫伊不可搬家也不可賣屋。不久伊的先生在外州找到工作。這段期間奇跡發生——遠離家門的先生抓狂似地對伊害起相思病來。他說受到聖靈的感應，不但開始信奉上帝，而且每頓飯前必向上帝禱告懺悔。每夜睡前一定給伊打電話訴衷情。

那年聖誕節他回來渡假。我請他們全家前來晚餐。他再三提起過去對待太太過份刻薄以及自己的悔恨，情深處他眼含熱淚，幾度哽咽。他還對我保證，要重新追求太太，一如大學當年。看到這樣戲劇性的轉折，我除了感動還帶驚奇。經不住先生一再懇求，伊賣掉房屋，告別了能庇蔭伊的屋後小溪，高高興興地隨夫而去。此去漸行漸遠，二十多年別後再相逢，才知他們還是走到了婚姻的盡頭。是命運作弄？還是風水使然？我百思不解，只能搖頭無言。

很多年前有個學生跟我說，他父親從台灣苗栗老家請來一位地理大師看風水。大師年輕時曾到中國黃山拜師學藝，得異人真傳，能知天文地理，能解過去未來。「哇！有這麼厲害？」我說：「那也請他來給老師的住家看看風水解解運，運氣來了中個大lottery，請全體學生出國逍遙遊。」過了兩三天，忽然接到這位學生家長的電話，說要陪老師傅到我家來看風水。原本只是開玩笑，學生卻把老師的話聽進骨髓裡。我那天準備了茶水、點心，在家恭候仙師駕臨。

老師傅髮鬚皆白但精神奕奕。他先問我與先生的生辰八字後，拿出一個精緻的八卦東西南北仔細測量。過了片刻開口說，我們的家屋大門朝東，正好穩住了兩人的婚姻。我屬龍，先生屬兔，「龍兔淚交流」，命理書上寫得明白，我在婚前早已知道。匆匆忙忙看過一次，考慮三天就買下的這棟房子，竟然還是我婚姻路上的貴人。

老師傅又說，前庭花圃右角邊那株小樹叢不利風水。那株小紫薇長在那裡本就礙眼，我早就有心移植，但發現幼枝上已掛滿了花苞。我原是花痴，看到花苞就捨不得動手，心想等到花開過後再來「搬栽」，誰知道千山萬水之外忽然來了個剋星，老人家沒等我解釋，飛快出手那麼一拉拔，葉落根斷，花樹立刻嗚呼哀哉！

屋後是木板鋪成的欄杆院落。遮日棚下、欄杆沿邊種植排列五顏六色的花樹～～九重葛、紫薇、芙蓉與薔薇，都是我苦心栽培的愛寵。【U】字形的房屋後院，我請工人在木板地上用矮木柱圍成長形框架，填土「落肥」，做成一方玫瑰圃。它一邊緊臨紅磚壁，一邊只剩窄窄的通路，把後園分隔成內庭與外院。這就是我凡碌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室外逃園。我先生對於玫瑰圃的方位深表不滿。他認為橫格佔位，把後院格局弄小。他三番兩次威逼利誘，想把玫瑰圃搬移或作廢。

當他每次提到此事，我不是裝聾做啞，就是把頭搖成一個玲瓏鼓。哪裡會想到，老師傅一看到「隔路」的玫瑰圃竟大大地稱讚起來。他說：「太好啦！這是個聚寶盆。財路到此止步，只進不出，不會流金或散銀。」當年經濟最困頓時，正逢兩個兒子就讀於學費昂貴的Stanford 大學。我們夫妻兩人東挪西湊，手忙腳亂地應付兒子的大學費用，山窮水盡而能柳暗花明，原來是這個聚寶盆在默默地成全。

所謂「風水」，信者認為靈異神奇，不信者認為妖言惑眾。信與不信間，交會千萬難。如果有人問起，我是信或不信，我只能告以正、大、光、明四字箴言。「正」者天寬地圓，萬物皆歸其所。「大」者因為物件皆歸其所，空間因而自在從容。「光、明」也者天光雲影共徘徊～光線足、亮度夠，源頭自有活水來。其實每逢談起風水種種，最最刻骨銘心的眷戀，還是少女時代漫步在故鄉林間小路上，遙對夕陽下的「半邊山」，與父親談論風水的場景。失去的親情無法追回，但往事可以話說從頭。幾段告別童年必經的歷練；淺宵一場凌亂的幻象，舊夢得以重溫，讓人醒悟出無限甜蜜、辛酸、美麗與哀愁。

(2005/2017/年修訂)